



文学新观察

当今为什么缺少名诗人？

杨志学

时下，在一些场合，常常听到有人慨叹：“过去，一首诗可以使一个诗人一举成名，名满天下；而如今，这样的情形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不会在现实中再发生了。”是的，今日诗歌，无论诗人们怎样努力，也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即使一首诗手法高妙令人叹赏，也很难再产生超出诗歌和文学界之外的影响。

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诗的作者和受众骤减，诗歌的传播范围变得狭窄，诗的写作和阅读越来越成为寂寞的少数人的行为。这种局面迄今未发生大的改变。诗歌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这个时代不是诗的时代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新诗诞生以来的情景。五四运动催生了新诗，五四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著名诗人。接下来，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每个年代都有众多名诗人出现，而且根本用不着间隔十年，有时三五年、有时一二年，都有一些诗人进入人们的视野，他们的诗作也被人传诵。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的诗歌，虽然艺术性淹没于政治性，但仍然有诗歌的力量在地下和民间积聚着，直到70年代后期出现又一次大规模的喷发，一大批青年诗人脱颖而出，成为名诗人。而海子，就成了七八十年代涌现的这批名诗人中的最后一位。海子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也是一位敏感的诗人。他在冥冥之中似乎预



感到了随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诗歌的抒情会显得苍白无力；他似乎预感到属于诗人的或者说体现于诗歌精神之中的想象与梦想、忧伤与浪漫将不见容于这个社会。

过去常有人从写作者——诗人身上寻找原因，似乎是诗人自己不争气，造成了读者对诗歌的疏远和诗歌市场的萎缩。其实这是不公平的，诗人们对此也是难以接受的。我以为，导致诗歌退出中心、走向边缘的，是一种强大的难以抗拒的社会力量。具体说来，应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今日诗歌风光不再：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对人的诗意情怀的侵吞与伤害；娱乐方式多元化造成的冲击；伴随诗的“霸道”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淡化而出现的诗与社会、大众关系的疏远；在社会变革背景下，实用主义和物质至上观念弥漫于当今社会，诗歌因其物质层面上的“无用”而遭到社会和公众的普遍忽视。

就此而言，似乎可以说这个时代已经不是诗的时代了。但是，这个观点说出来之后，我又感到茫然和困惑：这个时代，难道真的不是诗的时代了吗？在时代的浪潮冲击之后，诗

歌在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还需要不需要诗歌？诗歌在现今的生活中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这都是时常萦绕于我的脑海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也不单单是诗歌的问题。

诗歌有着难以替代的“无用之大用”

也正像诗人四川有一次和我闲聊中所慨叹的那样：现在的诗人再怎么做，也都没有用了。

当然，我们所说的名诗人，应该是指那些进入了公众视野的诗人，而不是像现在一些诗人自封的诸如著名诗人、杰出诗人、一流诗人、国际级诗人之类。

名诗人不见了，而别的方面的名人可能就多了。

这个时代，什么人增多了，什么人减少了，似乎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我们也可以试着回答。比如，我们可以说，这个时代，活跃于媒体的名嘴、名主持人增多了，IT界的名人增多了，商界的知名人士增多了，有绯闻的名演员增多了……我们可以说，这个时代，名校增多了，名师减少了；外出的人增多了，在家的人减少了；躁动的人增多了，安静的人减少了；聪明的人增多了，傻瓜减少了；有想法的人增多了，思想家减少了……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和诗歌没有关系，其实不然。现实世界是诗歌赖以生存的环境，不能不影响到诗歌这样

的艺术形式。诗歌的现状，名诗人的缺失，都与此有关。

在我心目中，诗歌是一种梦想的形式。因为是一种梦想的形式，它便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潜滋暗长，不断地散发着芬芳、播撒着能量。

因为是一种梦想的形式，所以我们看到，尽管诗歌在现代生活中遭遇着种种困境，诗人也遭受到来自现实的挤压，但无论如何，诗歌依然是高悬于我们头顶的日月星辰，它抚平我们的忧伤，慰藉我们的心灵，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因为是一种梦想的形式，诗也常常被誉为最高、最纯粹的艺术形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诗人。人们常常念及那些发光的名字，吟诵着他们的那些不朽的诗篇。

诗歌在物质层面上是无用的，而在精神层面上是有用的。诗歌的功能和作用是一种“无用之用”或“无用之大用”。这也正好符合我们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任何形式的艺术，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无用之用”。

在当下社会，我们提倡诗歌精神、积极传

播优秀的诗歌作品，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看当今社会中一个个忙碌的、奔走的人，正应了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代人充满智慧、聪明绝顶，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做梦的能力；而诗歌或许有助于恢复人的做梦的能力。

实现诗意的栖居

诗歌教育，是我们在关注现实也着眼于未来时所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阵地和领域。当前诗歌教育严重滞后，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诗歌审美理念和诗歌创作实际。通过加强诗歌教育，把广大青少年朋友原有的、被这个功利世界所剥夺了的想象的能力、梦想的能力还给他们，该是一件功莫大焉、值得去推动的事情。拿升学考试来说，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在语文试卷的作文写作中，不允许考生写诗（其常见说法是“除诗歌外，文体不限”）。仔细想想，这种一刀切的硬性规定其实是荒唐的，它阻塞了一些具有诗歌梦想能力和诗歌表达天赋的学生通过考试崭露头角的机会。现在，这种规定是到了该松动一下的时候了。诗歌作为对创新、创造和想象力有着极高要求的艺术形式，其艺术语言迥异于日常实用语言。成人、老师的审美力和判断力面临着挑战。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从本质上把握诗歌的特点和规律，便有可能对一首充满创造力的诗做出误判。

作用于诗歌的，应该是多方面的合力。既有内部的力量，也有外部的力量。就内部而言，既需要坚守不应该放弃的东西，也需要变革不符合发展要求的的东西。就外部来讲，我们希望现实环境的改善有助于诗歌的兴旺，而读者的目光和批评家的言论对诗歌的发展也是一种推动力。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诗人秉持个性、各骋才力，也许会促进新的名诗人的涌现。

同时，在当今社会，我们也要去除名诗人情结。名诗人的出现，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诗歌既是一种梦想的形式，对社会和人的发展发挥着独特的无可替代的“无用之用”，那么我想，一方面，我们寄希望于更多好诗的出现，给我们以阅读的快乐和精神的提升；而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中的人，只要我们能够获得诗意的情怀，实现诗意的栖居，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每天都有这个动作，电脑打开，看看邮件，上上网，写点东西，然后关机。开机关机，好像睁眼闭眼，一天过去了。这是信息时代我的基本生活姿态。我不微博也不微信，因为我知道，那样的结果会让我完全成为信息链条上的一个结点。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但它控制不了我。

开机关机，能关机很重要，像读书，能打开，也能合上。放在书架上，不声不响地陪着你，不响铃，也不病毒，更不要你关注转发，大概在今天，能这么绅士地与你相处的，也就是这些书了。

这是我的小世界，一间书房，6个书架上一群沉默的书，还有地上的桌上的书，围住一台每天开机关机的电脑。开机和关机，把这个小世界分成两个世界，开机的时候，这是一个工作室，关机的时候，这是一间书房。

这台电脑用了3年了，应该算在书房里坚持的时间最久的了，它的前辈，不到3年就退休了。我用电脑20年，用了3个台式机和7个笔记本，除了电脑迅速更新换代，还有我的喜新厌旧，电脑是工具，是工具中的朋友，也是玩具，是朋友中的玩具。

而书不一样，一辈子守望，守望成你的故事，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母亲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从省城被“下放”到大凉山“锻炼”。一年后，她没有回来，留在了那里当一名师范学校的语文老师。第二年，我转学去大凉山陪我的母亲。老掉牙的道奇改装的长途客车在高山峡谷中呜呜地轰着油门，跑了3天，在我骨头被抖散架之前，我到了母亲的身旁。山坡上的简易宿舍只有七八平米：一架床，一个

开机关机

叶延滨

书桌，一只竹藤椅，两只旧皮箱，书桌上有个两层板的小书架。书架上除了课本讲义，还有《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少年维特之烦恼》。书很旧，还是竖排版的。母亲是这所学校里极个别的自费订阅报纸杂志的老师，订了一份《人民日报》，还订一份《人民文学》。报纸送到家都是一周前的旧报了。杂志上常出现的名字现在还记得的是茹志鹃、刘白羽、杨朔……在那个小屋，我开始了一生中最初的阅读经历，把从这所学校图书馆能借到的所有书几乎读了一遍。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到儒勒·凡尔纳的系列冒险小说，从福尔摩斯到列夫·托尔斯泰……在那个饥饿年月的大凉山，我却凭借书之舟，在另一世界中成长起来。那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光，如果没有书，那间小屋就是真正的“囚室”，而一本又一本在这小屋里陪着我的书，让我在另一个世界里穿越。常常是饥饿驱赶我，让我从书上抬起头来，抬头就看见窗外山坡上的阳光，从青冈林的枝叶间泻下来。神秘而宁静的美，又催我埋头读书，带着阳光一样的心境，重新走进书页打开的世界。

那是个非常年代，边地的蛮荒，四处蔓延的饥饿，还有跌落于社会底层的无助，笼罩着母亲和我同住的这间小屋。如果没有书，这小屋无疑是间囚室，囚禁着母亲的不幸和我的童年。然而，母亲带着她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这里骄傲地过着一个乡村教师的生活。我抱着一本本芜杂而没有选择的书，喂养着精神和身体。

想到那间小屋和我的读书状态，真如那个成语：如饥似渴。少年不知愁滋味，世事艰难，身处逆境，捧上一本书，就会全然沉浸于其中。能有其它的东西，代替书为我解忧与我作伴吗？没有！这个经历让我一辈子无论在哪里，都有一个底色：读书人。

读书人读书与学历无关，从小学到大学，规定的教材虽然可以烂熟于心，但那样的书读得再多也与“读书人”之读书不同。一种是禽鸟的野觅食，或是鹰，或是雀，食肉或食谷，都是天性；另一种是鸡或鸭，流水线配餐或填塞，与快乐无缘。

也许这是一种命运，是没有其它选择的时候，唯一可以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以为，在今天以读书抑或读书，去评价和观察一个人，不合时宜。

开机，这个世界多精彩，有那么多机会和秀场，也有那么多喧嚣和错愕！关机，这个世界多安静，一屋子的书守着我，宽厚而沉默地守着我的心事，他们能听懂我的心事，因此才不离不弃。

开机关机，这就是我的生活，一边是电脑和它的那个自信心十足的信息时代，一边是书和它们的那个书生气十足的精神世界……



漫漫长路 邢景平摄

读了王宏甲、刘建的长篇报告文学《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既为作品中主人公茂德公家族100年来的命运沉浮而感慨，更为两位作家关注农民群体、推进社会进步的良苦用心而感动。在中国这个农民人口占据最大社会人口比重的国家，作者选择了茂德公家族作为文学标本，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农民家族在穷乡僻壤努力走向共同富裕的故事，其中蕴含的信息量之大，情感分量之重，理性思考之深刻长远，都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

打开这本书，扉页上寥寥数行提示文字就一下子紧紧抓住了我们的眼球并击中了我们的心灵——“在中国全部的历史生活中，农民是最艰辛的生存与劳动做出最大贡献的群体。他们虽处在社会最基层，却是全社会该用仰视的目光崇敬的。”这是作家面向读者推心置腹的创作告白，也是作品提纲挈领的重心宣示。以广东雷州半岛上一处穷乡僻壤菜村为关注对象，以茂德公家族的百年命运沉浮历史为主线，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国农民生活的辛酸与艰难。辛亥革命后，在一系列推进农村变革、试图通过缩小城乡差别来改善农民生活实现国家强盛的历史实验进程中，很不幸的是，农民始终是体制束缚、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社会动荡等等造成的巨大社会代

价的最底层的承受者。直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两亿多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城打工，许多村庄空壳化，村中只有留守儿童、老人和部分妇女，农民与农村经受的创伤可谓触目惊心。正是关注到这一切，作品选择书写的茂德公家族的百年变迁，其悲伤与欢乐，勤劳与奋争，理想与灵魂，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20世纪至今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发展进步的缩影。

《农民》：仁者情怀 智者眼光

丁临一

作品并不回避中国农民的自身局限与先天弱点甚至是某种劣根性的客观存在，但出于创作者悲天悯人的仁者情怀，作品突出地强调了全民关注的必要，因为关注农民就是关注社会关注我们自己；作品更突出地强调了引导、帮助、扶持、激励中国农民走出局限克服弱点自强不息这一根本，因为中国农村和农民发展进步的主体力量只能是农民自己。

本书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茂德公家族的百年变迁历史，令人信服地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为科学发展鼓与呼，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智者眼光探究着

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去、现在与未来。陈茂德、陈英昌与陈宇一家三代人对于家乡雷州、对于菜村的感情认知与劳动投入可谓是毫无二致的，但是三代人的命运与收获却有着天差地别的不同。究其原因，无非是陈宇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精神视野的开阔，创业竞争的自由，拓新发展的天地，是陈宇这一代创业者得天独厚的主观优势，为他的祖辈父辈人所无法想象。在改革开放的同一背景下，陈宇这个创业者的成功则完全取决于他的综合素质和精神境界。我们看到，在陈宇身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是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的。茂德公家族祖祖辈辈认定“耕读人家”的想

想，这就为陈宇这一代人的成长奠定了知识文化的基础；陈家祖上“无德不贵，茂德传家”的质朴人生观，则为陈宇这一代人的起飞夯实了守德向善的跑道。陈宇的创业成功及其倾情回馈家乡人民的善举由此变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读了这部作品，感觉它引发我们的联想实在太多太多，可以说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去、现在及未来的一切几乎尽在其中。这就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的神奇魅力。我热切地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它，包括所有关心关注人民福祉、民族未来和中国梦想的人们。

父亲的背

刘中强

我小的时候，父亲的背是一座山，我是一只小猴子，成天悬挂在父亲山一样的背上。

我青年的时候，父亲的背是扁担另一头的支点，

和他的儿子一起挑着这个家的东与西。

我壮年的时候，父亲的背是岁月的风霜，是儿子不忍看的心酸，是梦中百转萦绕的牵挂。……



秀色 汤青摄

神水

南阳作家点评金少庚《梦魇三部曲》

河南省青年作家金少庚《梦魇三部曲》作品研讨会近日在河南省南阳市举行。南阳作家群领军人物汇聚一堂，悉心点评，对金少庚给予盛赞和鼓励。《梦魇三部曲》包括小说《村庄梦魇》、散文集《秋夜梦魇》和诗歌集《雨夜梦魇》。与会者认为，《村庄梦魇》取材真实、构思大胆、语言生动，反映出作者对于宏大题材的良好驾驭能力，希望作者能继续保持创作激情，同时更努力地沉淀、积累，拿出更优秀的作品。（魏勤英）